

克氏战争论是腓特烈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的结论

松村秀逸作

李纯清译

克劳塞维慈像一个谦虚的学究说：『我的野心只想写一本令人在二三年后不致忘记的书』。实则他的书『战争论』，系利用公余之暇写了二十年。这部名著，也可以说是腓特烈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的结论。书中引用这两位名将的战例最多。他指出：从拿破仑以后，始由君主战争转变为国民战争。而名国民战争以后之战为近代战。实际上，克劳塞维慈生于一七八〇年，拿破仑生于一七六九年，拿翁不过年长十一岁。当拿破仑纵横于欧洲的全盛时代，克劳塞维慈已是普鲁士的青年军官，且曾与拿破仑指挥的军队作过战。来比锡之战，克氏乃布留歇的参谋，滑铁卢之战，克氏任普鲁士第三军团参谋长。

克劳塞维慈不仅是拿破仑战争的研究者，而且是一个经验者。克氏的战争论，岂但二三年后不致忘记，即百年后的今日，论战争之人，也尚无出其右者。他那有名的定义说：『战争是政治继续的另一手段』。论战争的人无不引用它。战争论一共十卷，其中大部分为哲学的思想方法，费读之点甚多，又若不是军事专家，难解之点也甚多。

史蒂芬元帅说：『有人把战争的理论发展，成为抽象世界，与现实生活不相关涉。其实，战争是现实生活中最现实性的，故弄虚玄，毫无用处。像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，对实战就非常有用，它有适应军事生活的无限性，使我们领悟战争中各种事件的特殊性，全德意志军队应该感谢我们的大思想家——克劳塞维慈给我们这种认识方法的功勋。』

本篇并不想把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与腓特烈大帝及拿破仑的关系，一一议论，也不从战略战术说明，只拟由现代战争的见地，讨论战争的特性，政略战的关系，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，决战的价值，战略战第一原则，战争的精神力等，以备现代战争的参考，

一、战争乃使敌屈服，实现自己意志所采用的暴力行为

这是克劳塞维慈的定义。为对敌人暴力，以各种技术上及科学上的发明，武装起来就是暴力。行使暴力在国际法上的惯例，虽受有制限，但那种限制实不足挂齿，对行使暴力并无重大的障碍。故暴力是手段，使敌屈服于我的意志才是目的。为欲达到目的，必使敌人丧失抗抵力。这就是军事行动的目标。

这个暴力，在理论上带有发挥到最大限度为止的本质。因为甲以暴力加诸乙，乙必以比甲更大的暴力抵抗。甲乙竞赛发展自己的力量，漫无止境，故战争哲学不可有博爱主义。若认为可以巧妙解除敌人的武装，刚到打破为止，不给予必要以上的损害，而在实际战术上向这方向努力，那是再危险也没有的错误，非予以粉碎不可。

但另一方面，暴力的无限界性不过是抽象世界的观念而已。现实世界不能无限界的使用暴力。若离开抽象世界跑入现实世界，无论敌我对于发挥暴力到最大限度，不能不受三个条件的拘束。第一，战争不是孤立的行为。战争决不是与平时的国家生活无关突如其来的，若平时双方都不保有暴力，想战争也爆发不出战争来。故战争的真正地盘是根据在当时的社会情势。第二，战争不是一回就会决定胜败的。若军与当局把所有力量可能使用的都同时使用出来，那么，战争就只有一回或数回的决战。惟事实上，所有力量不可能同时使用出来。此处所谓力量，固指狭义战斗力的国土、人口、及同盟者。国土及人口，为狭义战斗力的源泉，亦为战争有力的要素之一。就是说可动员的战斗力量常备军，虽能够同时使用出来，但所有要塞、河川、山岳、住民、一言以蔽之即全国国土，也不能够同时使用出来。当然，若其国土仅有『弹丸』之地，一开始军事行动便完全被包围了，那又当别论。至于同盟国的参战，不是战争当事国所可左右的。参战的时期或远或迟，完全决定于国际关系。

克劳塞维慈这种观念，对于现代战争很有价值，就是说战争若像拳斗一样，有一定的场所，一下子决斗，便可摧毁敌方的力量至无遗存，则可用速战速决的战略。但实际战争不是如此，全国有战斗力的男子常在战争中逐渐动员，遂渐训练，而加入战争者。倘战争继续至五年十年，则战争爆发时的儿童亦已成壮丁而有战斗能力。这也可说是战争延长成为长期战的原因。国土大小与人民众寡，至今仍不失为决定战争长期或短期的因素。即蕞尔小国，也可因为兵员的增加，军

队的机械化和加速化，而呈广大。因为交通机关发达，武力支配的区域，也扩大了。故现代军事也可称为『广域时代』的军事。此外，同盟国问题也是使战争不获一时解决的原因。数国对数国作战总比一国对一国作战来得繁难。克劳塞维慈指摘过：『同盟国为恢复其与国失却均衡而养兵』。反之，胜负之数已可预见然后参战的同盟国也有之。故一种战争不能看做绝对的胜或败，战败国往往把败北仅看做一时的灾厄，而等待着利用将来的政治情势，以图恢复及挽转颓势。这对于力的紧张与激烈有缓和的作用。

第三战争的结果不是独立和绝对的，战争有连续性，『和平是战争力量的养成时期』。第一次战争的结果，常成为第二次战争的原因，例如普法战争德占领亚尔萨斯，罗兰为第一次大战的原因，其结果，凡尔赛条约又为纳粹政权的树立及第二次大战的原因。

二、战争的特质——盖然性，偶然性，危险性

战争的暴力手段，在抽象世界有无限发挥的倾向，在现实世界只有缓和的作用。因相敌对的双方乃现实国家及政府的缘故，战争不是理念的行为，而是实际的行为，故推测将来未知的材料，必根据事实。即战争的当事者，基于对方的性格，设备，状态各种关系，而推测敌人的行动，并决定自己的行动。但这不过是『大概如此』带盖然性的。惟其如是，故又是偶然性的。在所有人类生活当中，没有再比战争更属于概断的而且一般的偶然接触的张东西了。因为，战争的行动不是根据严密的预断，而是根据大概的推测，故侥幸恒占其大部分，因此，战争活动的本质是危险性的。在人类精神中，对于克复危险最要紧的勇气。要表现有信念，要大胆，要暴虎冯河一种勇气。这就是战争的特性。若对于结果绝对确实而有把握，则任何怯弱者都可以从事于战争了。

在兵学上，不能给与数学一样的绝对性与严密性的地位，战争只有像竞技一样的可能性，盖然性与侥幸性。

人类的悟性常希望明了与确实，另一方面人心又屡屡喜欢不确实的半面。以人类的悟性探究哲学与推论论理，循向此路走去，不知不觉间到着不能看到的世界。至此，便把习见惯闻的东西抛弃，以其想

像力，奔向偶然与侥幸的世界。这不是严格必然的世界，而是丰富可能的世界。人为此世界而迷醉，而鼓起勇气，他们将以为：唯有大胆与冒险才能见出本领来。倘兵术的理论，舍此境地而欲追寻绝对的必然与规准，这样的理论无裨于人生实际。兵学研究生动的精神力，不能到达绝对确实的领域。一面以大概的推测而采用行动，一面必须以勇敢与自信填补其缺憾。勇敢与自信大，行动的范围随之而大。勇敢与自信在战争为不可缺少的原则。

拿破仑的战场，与其说是小心的打算，不如说他的信条是迅速与大瞻。腓特烈大帝的战场，不为危险所欺，不产生恐怖念头，而大胆实行，与深谋远虑俱为其信条。因军队临阵之时，给与任务，其搜索敌情与侦察地形均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不能周详，故判断敌情与判断地形，不外像兵术训练一样，由此判断而树立的作战计划，到实际作战时，常有不预期的变化。因在战场上波澜起伏而重叠，情况瞬息万变，故要求严厉的统制，要求独断专行。意志必须极端牢固，又必须能有融通性，能懂『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』。克劳塞维慈说：『兵学是研究活的精神力，不是厘定绝对不变的具体规范』，一点也不错。临战之时，智识要化成能力。

三、政略战的机关——战争是政治继续的另一种手段

一个共同社会的战争——即国民战争，一定胚胎于政治的状态，因政治的动机而引起。故战争是一种政治的行为。倘若战争为全部暴力的同时使用，则此种行为虽起因于政治，终必脱离政治而自己独立，循着自己的法则前进。惟事实不然。现实世界的战争，不是一发即毕的绝对物，它包括着各种力的作用，各种力并不同类共型，而且发展的状态也不一样。有时以为直到打破与惰力摩擦的抵抗力为止，势必膨胀下去，谁知忽然便萎缩下来，毫无作用。其实，可以把战争称为暴力的脉动，因为刚看见或大或小的激烈起来，旋又有见紧张的弛缓与力的疲惫。按言之。达到战争的目的，虽长短不同，但总继续一定的期间，在此期间，方向或左或右变化莫叵测，不是响导战争的理智所能左右的，惟战争既出发于政治的目的，则爆发战争的最初动机，及对战争的重要动作，皆受政治的影响。当然，所谓政治的目的，也不是专制的立法者，必随伴着战争的性质而推移。有时战争的性质完全变了，但政治仍不失为应该考虑的第一要素，政治贯通整个

军事行动，而不断予战争爆发最初之力的性质以影响。其次，我们要晓得，战争不单是一种政治行动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，是政治对外关系的继续。故战争不外是以他种手段运行对外的政治关系。战争本身的性质，决定于政治，在政治的方向与意图不如意时，有要求于兵术的权利，在各种场合，也有要求于将帅的权利。政治的意图是目的，战争的手段，世界上没有无目的的手段。战争的动机愈大愈强烈，所及于全国民族的生存就影响愈大愈深。以打倒敌人为中心目标，战争的目标就与政治的目的渐渐一致，那时战争便愈像战争，而不像政治。反之，若战争的动机不大而弱，战争不循暴力的自然方向，战争目标与政治目的背道而驰，战争就愈像政治。自然，因为战争的结果不容易臆测，最初的政治目的，到最后战争结果，也可能完全变貌。大凡指挥一个战争或应名为战役的大战争，若获得光荣的胜利，那将帅就完成了一种巨大的政治任务。因为战争的实行与政治是一致的，故在将帅的视界中，一方面要盱衡整个国际政局，一方面要正确的认识本身的各种手段，及可能行使的事业范围。政治家与将帅必须明白战争的种类。

克劳塞维慈强调在战争的全过程中，政战两略务须一致。不仅在战争的开始与终结而已。他这样定义：一、战争的目的是实现本国的意志，二、战争的目标，为使敌人丧失抵抗力，三、战争的手段乃暴力。所谓本国的意志，克劳塞维慈有时称之为『政治的目的』，或『政治的意图』，或『对外的意图』。

政治的目的不是固定的，譬如日本这次战争，最初的华北事变，本不欲扩大，但继而变成对华全面战争，建设东亚新秩序，又继而变成『大东亚战争』，确立『大东亚共荣圈』。

克劳塞维慈以为战争的手段是武力战，并不是说没有其他手段。例如拿破仑大陆封锁，即今就是经济战。俄皇波尔一世的被刺就是阴谋战阴谋暗杀，曾被用作一种手段许多年。但国家斗争手段的武力，还占压倒的优势，故克劳塞维慈把战争的手段确定叫做暴力。

现在战争的手段，经济战与思想战已同武力战一样重要。战争的本身，也已由拿破仑时代的国民战进化到国家总动员战，国家总力战争。战争的进化，受武力战进化的影响最多。腓烈大帝时代，会战最

大兵力，双方合计不过十万左右，拿破仑时代，也不过四五十万。而且那时没有铁道，枪炮的发射速度迟，距离短，到日俄战争，动员兵力乃逾百万。到第一次欧洲大战，德奥同盟动员二千四百万，英法俄等联军动员三千七百万。飞机坦克毒瓦斯开始出现于战场。兵员数量的增加与新式武器的使用，军需工业的动员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。益以封锁与反封锁，战争长期化了，又就出现经济战，并且出现思想战。第一次大战可谓国家总动员时代的战争。

现在是总力战时代，要有高度的国防国家。这虽更复杂了，但战争的手段，也不外武力战，经济战，与思想战，三者互相作用，紧密为一而不可分开。以今日这样复杂的战争态势，克劳塞维慈所说的政战两略一致，更加重要了。第一次大战各国只准备武力，而未尝准备经济与思想，现在战争差不多三种准备都已在战前全被注意了，各国都呈露了总力战的面目，把所有力量集中于战争的胜利一点。

四、达到战争的目的及所用的手段

从概念上说，战争的目的是打倒敌人，敌人的抵抗力被剥夺了；战争的目的即便达到。抵抗力的要素，普通区分之为三，即战斗力，领土，及敌的意志。

战斗力必须毁灭，要使敌人陷于不能继续斗争的状态。领土必须占领，因为领土能产生新的战争力。但即使这两个要素被消灭了，若敌人的意志不屈服，其政府及其同盟国不愿媾和，其国民不愿投降，战争即不可谓之结束。因为：纵令占领了敌人的全部领土，难保领土内部不卷土重来发生抵抗，或者获得同盟国的援助，也可能卷土重来。这三个要素之中，因为战斗力乃防卫领土所必要之物，须先毁其战斗力，而后能占领其领土，占领其领土，而后能压迫敌人的意志屈服与就范。

毁灭敌人的战斗力，通常是渐次的，领土的占领也是渐次的，此时领土与战斗力互相影响，丧失土地就是减少战斗力。但或时也有例外，譬如在敌人未衰弱的时期，已将兵力撤退后方，或遁往国外，则领土虽然沦亡，而战斗力依然存在。

假使战争的动机要求不高，作战不很紧张，和平的条件也未必非完全消灭敌的抵抗力不可。因为媾和的动机也可以产生于：一方认为胜算殊少，另一方不欲为胜利支付过大的牺牲。这样子，就不必战到澈底的打倒敌人，在敌人不利的时候，就可以投降了。这也是战争不能以严密的数学计算，而为盖然性的一点。

然则如何可使敌人陷于不利，而知其将投降呢？第一、当然还是破坏敌的战斗能力，及占领其领土。这并不是以压倒之势歼灭敌人，仅使敌陷于不利。第二、考虑使敌增大牺牲的手段，即增大其力的支出，而消耗之。比方以连续不断的小进攻，困疲敌的斗志，及损失敌的物资，也是使敌屈服的一种手段。腓特烈大王深知没有一举就打倒奥大利帝国的力量，他把力量节约的使用到七年之久，坐观奥大利与其盟国的利害冲突，卒至迫使敌人缔约媾和，达到战争的目的。此外，尚有特殊的手段，可以不破坏敌的战斗能力，而影响于战争的胜败，即在政治上运用权谋术数，离间敌的同盟，并结纳自己的与国，使外交有利于我。这方法比直接摧毁敌的战斗能力，收效更宏。

有人把作战的目标区别为战斗力与领土，消灭战斗力叫歼灭战，占领领土叫消耗战，拿破仑作战的指导原则，偏重于会战主义及歼灭战略，腓特烈大王偏重于占领土地的消耗战略，史蒂芬元帅潜心研究歼灭战略，并已达到最高峰。

剥夺敌的抵抗力而打倒之的三种方法，克劳塞维慈这种观察，完全站在武力战的立场。现代战争，还应该考虑经济战，思想战。武力与政治经济思想等，都要集中于一点，为着战胜。在现实世界，完全歼灭敌人是困难的，胜利必须依仗特久坚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，当德军攻势猛烈，联军形势危岌的时候，联军总司令福煦就说：『战争不怕失土，不怕后退，在认为失败之时，才真正失败。』

克劳塞维慈所说的特殊手段，那种谋略现在已成常套。在战争变成长期战之时，外交尤其活跃。这里，预防间谍是必要的。

五、决战的价值

破坏敌的战斗力的虽说仅是战争诸目的之一，然这个目的是所有军事行动的基础，是最后的支点。如以决战歼灭敌的战斗力的，一举便可成功，但同时决战须甘冒危险与忍受牺牲。万一败北，则将反为敌所乘。决战以外的其他手段，成功小，牺牲与危险亦小。做决战对摧毁的战斗力的，在战争中恒居最高的地位。以冒险流血解决战局，实乃战争的嫡生子。苟战争的动机脆弱，战力的紧张程度不强之时，深思远虑的将帅，必用心于利用敌之特殊弱点，在战场与帷幄之内，寻求避免流血决战，而可以达到媾和的道路。倘其追寻理由充分，并有得到良好结果的希望，我们就没有非难将帅的权利。不过，这是将帅的左道，一个将帅应该时刻不忘决战，警戒并准备迎接决战。

在拿破仑以前，即在佣兵时代，战争是回避决战，采取机动主义的。在那个时代的智谋将军，一旦遇到拿破仑以国民皆兵为地盘的决战主义，辄游移不决，以弱兵虚与委蛇，而其结果即多陷于遭受各个击破的悲劫。克劳塞维慈所谓『恐惧军神的责罚，以决战为战争的嫡生子』，一部拿破仑的战争史，最足以为这个真理证明与辩护。故不论利用何种情势或手段去迫屈敌人，既然战争，就必须日夜无忘准备决战。

六、战略上的第一原则

战略上的第一原则，乃在战局决定的瞬间，尽量把多数的军队，集中到战场。因若除去军队的武器，组织及各种技术不论，即假定两军的精粗相伯仲，决定战斗结果的要素，乃兵数的优势。腓特烈大王在罗亭（Leuthen）之役，以三万兵破奥大利八万大军，在罗斯巴哈（RossBach）以二万五千破联合军五万，在近世史上，战胜二倍乃至三倍以上的敌兵，其例不过如此。拿破仑在来比锡以十六万当二十八万就失败了。由此观之，拥有绝对多数的兵力，而巧妙运用之，实为决战重要的条件。这好像是一个平凡的理由，然在十八世纪这理由即被兵家所轻视，当时的战史不记载兵数，有人且持一种可惊的思想，以为兵数超越一定的标准，便属于过剩的战斗力的，而有害无益。当然，在绝对优势的兵力不可得之时，当求其次，保持相对的优势。所谓相对的优势，好像时间与空间的测定最重要，其实也不然，腓特烈大王与拿破仑，恒以一军击破数军之敌，不过以其正确的料敌，不惑于眼前的现象，勇敢而果断而已。

由战略上言，应把主力用在主要的决战战场，此乃用兵之第一铁则。在同一战场内，由战术上说，兵力该指向敌人的弱点，弱点乃敌人致命之点。配备兵力最易患的毛病是平均，即没有形成一个重点，把主兵力集中到一点是必要的。

兵力要集中在那里呢？拿破仑说：『面向炮声前进』！即集中在敌人的前面。史蒂芬修正了拿破仑的话，说：『向炮声的背后前进』！就是集中兵力到敌人的背后去，实施包围的歼灭战。

腓特烈的战法是猛冲敌人的侧前及背后，一举而求决战。拿破仑的决战分做两阶段，第一阶段先扰乱敌人，破坏敌人，第二阶段总以主力攻击敌的弱点，而求决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德国所用的战略，把主力集中西线，猛扑法兰西，即求一举而决定战局。法国所用的战略反是：首先到处发动小攻击，把德国的预备役吸收到前线，然后实行决战。这是二段决战的方法。一举决战是理想主义，二段决战是现实主义，各有短长，好坏很难说。克劳塞维慈的意见则以为：『无论如何，要把优势兵力保存到最后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』

七、奇袭

奇袭是获得优势的手段。尤其在要占居相对优势的时候，应该奇袭。奇袭的效果，不但可补上的劣势，在精神上也有独立的功绩，譬如一度奇袭大成功，敌军突起混乱，足以寒其瞻，挫折其士气。此事对于扩大战斗的胜利与有力量，在战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奇袭的成功或失败，参数决定于军队，将帅，及政府的性质。但有两个要件：第一要保守秘密，第二要行动迅速果敢。当然这两个要件仍以政府及将帅的意志倔强，与军队的纪律严明，为其前提。若政府软弱及军纪颓唐，奇袭的成功是没有把握的。

奇袭用于战术的最多，在战术上奇袭的性质，时间与空间的范围比较小。在战略上应用奇袭，也多接于战术的领域。至靠近政治领域，应用奇袭就困难了。

普通战争的准备，总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。在这时间的动作，要瞒骗敌人不令其侦知，实在很难。但若以一二日的功夫，就可以收拾战局，则应用奇袭的可能性颇大。实际上，往往要仅先敌一日，就已占领了敌人的阵地，道路及重要要据点。

如无具备充分的条件，奇袭的目的不能达到。此方腓特烈大王于一七六〇年七月向奥军奇袭就没有奏功，一八一三年拿破仑两度由德累斯顿（Dresden）奇袭普将布留歇军，两度失败。不但浪费时间与力量，徒劳无功，且因奇袭而致陷于危险的境地。奇袭的成功，不但靠指挥官的勇敢与果断，还要配合其他的条件，要准备周详。要以旺盛的士气压倒敌人的士气。

克劳塞维慈论奇袭的要旨，即自古兵家所宗奉的『出其无意，攻其无备』一诀。在日本的战史上，桶狭间与严岛之会战，鸭越之战等，奇袭之功居多。十二月八日攻击珍珠港也是奇袭，日本报纸第一个标题就是『我军奇袭成功了』。现代战的一切兵器皆讲快速化，特别因为飞机的发达，空间缩小了，时间也缩短了，战斗的胜败，不但决定于一日或一时之差，若空战一分一秒之差都关系重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奇袭的可能性增大了。克劳塞维慈所说实施奇袭要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，此原则已不适当。苏联有个军事评论家说：『对日本作战，不应以空间计算，应以时间计算』。这话很有道理。

八、精神上的各种力量

精神上的力量有三种：将帅的天才，军队的武德，及国民精神。战争的氛围气，由四部分构成，即危险，肉体的辛劳，不确实性，及偶然。在此氛围气中生活，而欲作确实与有效的行动，非其智，情，意特别强有力不可。第一、战争是推测的世界。作战基础的一切事物，四分之三在五里云雾中，不能明白，须赖敏锐的智慧，加以判断与抉择。第二、战争是偶然的世界，在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，没有再比战争更偶然的了。偶然即事态的进展，往往与预期相反。预期与现实凿柄，又就要变更计画。这样不断的在偶然又偶然之上，要以不完整的资料，应付繁变，非有坚强的意志不可。第三、照上所说，从事战争的人，要在可预料的新事实中，毅然决然继续战斗，无论在怎样

黑暗的境遇，也要保持一道光明，依傍微茫的光明，向前行进。这就需要大勇的感情。

将帅必须具备的心力，为统一力与判断力发展而成的一种可惊的洞察力。

战略的原则虽简单，履行之则不容易。当战争爆发，根据政治的形势，决定战争的性质及其内容不难看出战争的方针。但要把握这方针，始终不变，不受其他因素所诱惑，所欺蒙，而变更初衷，则其人非具有坚强的性格，非凡的聪明，及正确的思虑不可。旷观古今的英雄豪杰，或优于智虑，或富于胆力，或强于意志，很少兼具智情意之长，三种优点集于一身的人物。然必须有这种人物来统帅三军，才能起出凡人的水准，而成大功。

军队之为物，要在破坏一切的炮火之下，不失平常的心情，不为恐怖所慑伏，面临危险而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危险。在战胜之时，精神旺盛不要紧，若逢失败之时，仍要服从指挥，对长官尊敬信赖，这就不但应该锻炼肉体的力量，还应该使军队渗透武德，遵守纪律，爱好名誉及忠于任务。

武德包括勇敢，胆力，坚忍及服从，是战争最重要的精神力之一，此精神的源泉，一来自连战皆捷的传统，二来自艰难困苦的磨炼。将帅对士兵，应反复要求其忍受艰苦，以艰苦来试验自己的力量。

只有在胜利的日光照耀下，在不断活动与艰苦的土壤里，这种精神——武德，才能萌芽，且茂盛。等到这种精神——武德，成为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就非任何失败的飓风所能吹倒了。

克劳塞维慈处处强调精神力量为战争所不可缺少的要素，并对于以前的兵书不讨论精神，深表遗憾。这种见解可以奉为战场的圭臬，尤以思想战尖锐化了的今日，各种精神力量，实都需要加以昂扬。

克劳塞维慈之后，普奥与普法战争，为短期战，他的战争论，未能尽符合。但到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战争的性质又转为长期

战了。现在战争使用多量的快速武器，战争的规模是世界的，克氏的理论，自然有许多地方不能说明。但其著作去今已经百余年，我们不应该过事苛求。就纯理论说，这本书实在达到战争理论的最高峰。又克劳塞维慈夫人，把他遗稿整理刊布，且为之序，其功绩当与此书共垂不朽。

一九四三年春译于重庆